



中国散文
年度佳作
2015

耿立·主编
GENGLI · ZHUBIAN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散文
年度佳作
2015



耿立·主编
GENGLI · ZHUBIAN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散文年度佳作. 2015 / 耿立主编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5.12

ISBN 978-7-221-12856-0

I. ①中… II. ①耿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05891号

中国散文年度佳作 2015

Zhongguo Sanwen Niandu Jiazu 2015

主编 耿立

责任编辑 康征宇 卫银花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710mm×1020mm 1/16

字数 358千字 印张 19.5

ISBN 978-7-221-12856-0

定价 38.00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序言

散文的道德评判与审美冲突

耿立 石岱

一 真实是散文写作伦理的基石

散文的真实，是一种道德评价与要求，苏珊·桑塔格在《文字的良心》中说：

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，而是讲出真相……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。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，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。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。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，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、区域和经验。

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：各种恶臭的现实、各种狂喜的现实。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（文学成就之多元性）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。

散文写作中，真实不易，由于各种限制，各种利益的纠葛，即使“文革”后巴金先生提倡“讲真话”，也引来了巨大的反弹，有的说“真话不等于真理”。对在散文中讲真话提出非议。

在文章中，所谓的讲真理，甚至代表宇宙真理，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经见多了，反而是讲真话却十分珍罕，从此来说真对散文的生命多么重要，散文离开真已经很久。

散文的真是道德的真，不说假话，要说真话；散文的真是事件的真，是阅历的真，历史的真，不造假象，要说真相；散文的真是感情的真，说真情，是人格的真，是心理的真，生命的真。

当代散文创作中，多的是泛滥的抒情、小情调的感伤、心灵鸡汤的哲理软文，

而少有冷峻的真相，少有真实面对当下。生命的真相、世界的真相、灵魂的真相，一直是悬置。恢复事物本来的面目，还原历史的真实，一直是一些人惧怕而内心孱弱不敢面对的存在。在一个被意识形态话语有意无意遮蔽和虚假的表象世界里苟且生活，在经济的绑架下，丧失对真相的探求，对历史的追问，很多的人对现实失明，对痛苦和灾难漠视，这样的散文写作伦理就是扭曲的，没有真的基石，也就没有散文之塔的建立。

在散文界，再讨论真，我心有不安，感到我们是对那些一直坚持直面人生、直面生活底层和人性黑暗面的作家的冒犯，是对那些一直坚持真的文字的愧疚。但是，为什么真在散文创作中会成为缺席的元素？如何才能到达散文的真？

回到事物本身，回到人本身，回到语言本身，让散文的读者有真相的知情权，让事物回到她班然的面目，不涂抹，不伪饰。特别是对历史散文的写作，没有对真相的渴求，那样的文字是无法拿到生命的身份证和未来的通行证，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，“我只担心一件事，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”。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，我想把这句话移到我们民族是非常恰切的，我们有一篇散文配得上南京大屠杀痛苦的灵魂和尸骨么？有一篇谴责民族败类的散文留存我们记忆中么？还有反右、大饥荒和“文革”，在这些历史的关头，散文是缺席的，散文家是有愧的。没有真的散文，没有肉身，也无灵魂，没有真的在场，不用肉身和心灵的见证来关照社会和人生，不是抒发自己的独具的个人情感和感受，不是对生与死，短暂与无限的焦虑与思考，不是对生存价值与精神再生的关注与思索，不是语言对不可说事物的把握，更不是对个人与自然，与宇宙生命的应和，而是拼命地贩卖各种知识，玩弄小智小慧，这同样是深陷于内心“瞒和骗”或者是意识形态奴性的泥淖里，这样的文字注定是短命和没前途的。

散文是纪实性很强的文体，真是散文的第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石，如果失去了真，那么散文的大厦会墙倒屋塌，只能是废墟一片，供人们凭吊。散文的特性决定她更多的表现的是社会和人生的细部，是对社会和人生的写真，是对世界和内心的最实际的描写，最质朴的叙述，最由衷的咏叹。真正的散文是不带面具的，真正的散文是贴面舞而不是假面的化装舞会。对散文来说真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，不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，真就是一个散文的规定性，真就是散文的写作态度问题，表达问题，也是一个行为问题，就是你怎样去实践的问题。

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，散文写作的真是失落的，变成媚政媚俗媚财的工具，散文一有媚态，当然只能耸肩翘臀媚眼，就没有了骨头。散文是以真为底线的，如果不守住真的底线，而所谓的求美，这是散文的歧途。真就是要回到历史的现场，回到现实的现场，现在很多人写所谓的文化散文和历史散文，但往往是资料

的堆砌，不是用自己的精神去襟抱那些资料，不是用同情的理解还原历史现场。写历史散文我说最可贵的是还原，还原历史现场，悬置目前别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判。寻找历史的真实的细节和历史缝隙，只有找到了所谓的细节和缝隙，才可以给我们制造一个孔洞，使我们的精神进入到历史的现场。

是什么阻隔了我们走向真呢？我说两个词——恐惧和怯懦。因为社会和人生布满很多孔洞，恐惧和怯懦是人天生就有的，就如走夜路往往觉得后面有人跟着，有的人就吹口哨，就是自己给自己壮胆。我觉得有时散文的闲适文字，表面是清高，是飘逸，是人淡如菊，其实内心多的是胆怯，是怯懦，是躲避。萨特在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中有一句名言：“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，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；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，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，不再成为懦夫，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。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。”有些散文家，依靠注释权力话语体系吃饭，依靠现成的一些范文范式吃饭，缺乏承担责任的胸怀和能力，他们识时务、会做人、善谋略、懂分寸、远祸全身，趋利避害、油滑、机智、调侃、伪善、乖巧、冷嘲、夸耀学问，故弄玄虚，多数人已沦为官的帮凶和商的帮闲，把散文变成了毫无“生命痛感”的“知识写作”和“技术写作”，麻痹人对生存真相的认知，无视灵魂的存在状态，拒绝对人的本真的存在处境发言，看不到对现实问题的真实态度。

一个严肃的散文家，必将在阐释内心的精神图像的写作中，建立起自己的身体在场和心灵在场的方式，以真的蒸腾着个人血气的话语方式，带给世界和人类对自身的生命真相探求。索尔仁尼琴说：“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。”在散文写作中，我们可以说，一个真实的细节，一个真实的心灵的激动，比整个虚假的世间要重，真是文学的重金属！

二 散文的审美冲突

虚构属于审美的层面，需要辩证看的是，散文虽然是一种纪实性很强的文体，但是在世俗的物质的基础上，还有一个审美的世界、精神的世界。这个世界，是虚构带来的，是属于灵的世界，是属于艺的境界，是别样的超拔才能构建的世界。

不错，散文是最贴近生活的，如果我们看汉代的历史、唐代的历史，最好是读当时的历史的散文，这里面有最生动的细节、最有血肉的生活、最贴身的话语，散文是一个物质的世界，但散文的背后，要有作者审美的超越，要有诗性的东西、自我的东西。

散文精神性的东西，探索人性的东西，使散文成了一个精神的器皿，人不能

只满足一个物质的外壳，伟大的散文家在物质的世界外还有一个精神的世界。

散文可以复制世界，可以解释世界，但更可以创造世界。在散文生活的常识的身体上，还流淌着青春、智慧、神思，还有出格，还有价值，还有正义和浪漫。沉重的生活之上还有星空、蛙鼓、草木、涂鸦和童话。好的散文要有精神的因子、审美的因子。这就难免要进入人们所说的虚构的世界，其实从散文的创作实际看，虚构原先也并不是问题，在《史记》中，垓下之围霸王别姬时的慷慨悲歌，让我们见识了命运的悲剧和生离死别的悲壮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？”清周亮工《尺牍新抄》曾有疑惑：“垓下是何等时？虞姬死而子弟散，匹马逃生，身迷大泽，亦何暇更作歌诗？既有作，亦谁闻之，而谁记之欤？吾谓此数语者，无论事之有无，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。”是的，此处太史公笔补造化，就是虚构的精神事件，是营造垓下的悲剧；再如项羽和刘邦相持荥阳，“项王瞋目叱之，楼烦目不敢视，手不敢发，遂走还入壁，不敢复出。”东城之战时，“项王瞋目而叱之，赤泉侯人马俱惊，避易数里”等等，《史记》虚构之处不可枚数。

散文过于写实，就离新闻近，这点在杨朔散文中看出来，他要求把散文审美一点，把散文当诗歌一样写。这是文学写作者的一个特权：虚构。虚构就是说谎，在生活中，谎言要遭到人的鄙夷和痛斥，但在文学中，虚构享有道德的豁免权，只有文学可以说谎，但说谎是有度的，不破坏真相，不遮蔽真相，不为虚假和伪证开脱，虚构应该是真的辅助翅膀，虚构是真到美的介质，是真的表达的艺术方式。

南帆这样说：“古老的文化演变预留了一个小小的道德缺口：如果某种叙述产生了特殊的重要内涵，叙述的真实原则可以放宽乃至放弃。”

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散文是可以虚构的，它申请虚构执照的理由是美感。文学承诺生产“美”换取“真”，文学虚构的最初意义是抗拒平庸的日常。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曾经高度评价文学的“哲学意味”，他是在哲学的意味上期待文学的虚构：“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，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，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。”散文既在于描写已经发生的，也可以描写将要发生的，可能发生的，或永远不发生的。

散文的真实和虚构是一平衡木和跷跷板：美不仿真，真不害美，美真相谐，美真共美。我们在真的问题上，应该警惕意境和美文概念对散文创作的伤害，阿多诺说了一句话，“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”奥斯维辛集中营杀了那么多人，这时候你还能写诗，这就说明你心里面被冷漠占领了，没有了悲悯没有了爱，所以写诗是可怜的，是悲哀的。而我们中国的散文家在散文中创造了词叫意境，按照一般的文学理论意境就是画面加哲理，在生活里面你创造一个所谓场景。散

文中追求意境往往就是伪造的现场，而抽空了散文最贴近人的心灵，抽空了最贴近生存本真这个维度。美文是把散文放轻了，是把痛苦转化为歌唱，散文是应该有立场和洞见在内里，把玩是一种趣味，一些所谓的非审美的东西，可能更贴近散文的本体，而美文最接近伪，最接近冷漠，最容易和某些流行的东西达成和解。美文不是没有存在的价值，但在这个时代，呼唤真，面对现场和苦痛，以真的文字来陪伴人这是散文的一个高度。

也正是有鉴于此，我们探讨散文不单单是美文，而应该把真实，把现实的荒诞、苦难和缺陷这些属于真的维度引入，苦难必须有见证，如雅斯贝尔斯在《悲剧知识》中所言“世界诚然是充满了无辜的毁灭。暗藏的恶作孽看不见，摸不着，没有人听见，世上也没有哪个法院了解这些（比如在城堡的地牢里一个人孤独地被折磨至死）。人们作为烈士死去，却又不成为烈士，只要无人作证，永远不为人所知”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文的荒诞，美文是为文字和趣味存在的，美文不为苦难作证，美文是把苦难和悲剧转化为了喜剧，所以散文不应该躺在美文的陈旧的话语制度上，而应有自己的面目、自己的使命和精神。这种使命和精神，是一种精神伦理叙事，它关怀的是人的精神领域，是人的精神关怀，是事关精神的细节，而不仅仅把散文看待成美文。

目录

老家田土	刘景明 / 001
蜀 葵	贾哲慧 / 007
父亲的三个可疑身份	李 颖 / 011
辋川书	
——探访一个隐者	何大草 / 024
北中原民间环保手记	冯 杰 / 033
一个青年矿工的 80 年代副本	马秀峰 / 040
一字排开（三章）	毅 剑 / 048
行走于雅	周闻道 / 052
殡	李夏署 / 055
屋脊塔	沈 念 / 063
女书女人	凌 鹰 / 074
紫草们	刘梅花 / 079
石龙小镇	端木赐 / 084
敝车自爱记	马村长 / 091
舅 厦	杨巧丽 / 094
上帝的棋子	张灵均 / 104
少年狂	赵 瑜 / 111
抬棺记	嘎玛丹增 / 115
死在君子之邦	石中火 / 120
蛇的故事	王小忠 / 126
后 窗	何立文 / 133

想起老舍	董 桥 / 139
无 涯	范晓波 / 142
你永远都找不到你心中的“那一个”	王立群 / 146
古籍中的鬼故事	王 族 / 151
纸与铁之间	陈蔚文 / 155
服装厂打工纪实《娟子》	钱兆南 / 160
颜真卿：雪封门	简 墨 / 166
另一种梦想方式	孟大鸣 / 170
进城的石头	莫景春 / 175
我只专注于无法抵达的风景	谢小灵 / 181
祖母即将死去	塞 壬 / 184
国家的尺度	张亚丽 / 198
华 姐	野 夫 / 208
一个人的音乐史	王秀云 / 216
悉帕是一滴露	鲍尔吉·原野 / 220
水乡月色（节选）	李清明 / 223
悲回风 ——追记我的老师	章诒和 / 228
暗物质：狄青之死	石 岱 / 235
坐立谁安	詹谷丰 / 241
隐形弹孔	指 尖 / 260
废 墟	于 坚 / 265
黄昏里的孩子	许登彦 / 269
喧嚣之惑	吴安臣 / 272
三十亩地	农 人 / 276
基 因	赵德发 / 281
刃	李新立 / 293
从指尖上滑落的岁月	丁济民 / 297

老家田土

刘景明

一

田土像补丁，缝合在山坡间，岭脚下，平地上，河岸边。“田土肥壤，灌溉流通”，五谷填满其中，前辈们说，这是苍天赐予的恩惠，神灵撮合的姻缘，不可弃之。

我的先祖自北往南逃荒避难，组成了村庄，取了田土名号。大丘、坳丘、喇叭丘、对迳丘、下首、垅里、河湾、陂头下、猪牯湾、深坑公、兰塘尾……

老家人是田土的佣工，日起多早就起多早，月落多晚就落多晚。他们甩不掉犁耙、碓子、镰刀、锄头这些刀耕火种的农具，也离不开牛、马、猪、羊这些任性温顺的畜生。

老家人在太平盛世的环境下作田耕地相安无事，但“经雨篱落坏，入秋田地荒”这样的词语，又把老家勾勒成一幅世态炎凉的图腾。

我的大脑里闪现出近代某个时期，老家田地里发生的某些事件。其实我并不愿揭老家人的伤疤，可是不说出来，憋在心里更难受。

某个春雨天，一个扎头巾、穿大面襟、宽便裤的男丁出工，他戴着斗笠披着蓑衣，卷裤角打赤脚，执鞭条牵水牛去耕田。水牛匆匆迈着蹄，嘴巴被套上篾竹笼，望着沿路嫩草，瞪铜锣大眼，流丝线口水。

男丁扶犁吆喝，锋犁翻开休眠了一冬的泥土，催醒了睡眠惺忪的青蛙、蛤蟆，以及泥鳅、黄鳝。老鹰、白鹤天上盘旋，一个俯冲落地叼食，鸡、鸭、鹅从不同方向飞奔农田，伸长颈脖啄虫、嚼草茎。

一支黑衣人鬼影一样过来了，他们戴镶白边的大盖帽，裹绑腿着布鞋，腰间插支硬邦邦的“火烧柴茺”。他们看见男丁，像找到了猎物，围上去按住男丁，几个人拿麻绳背捆着他的双手，推推搡搡走出田埂。水牛低头呆立，拱起屁股射

出一泡尿来。

男丁没了踪影，鬼知道他为什么要被抓去哪里干什么。村子少了一个男丁，田土就这么荒芜吗？

村庄的男丁不止他一个，黑衣人也不可能天天来这里。来了又怎么样？另一个弓背蒔田的男丁自说自话。

他天生左撇子，右手捻秧左手插，不用牵绳，蒔下的秧苗横竖匀称，是村子蒔田能手，一群后生比试蒔田速度，他打趣说，我用左手就蒔得你们赢。不过，从那个插秋秧的季节开始，他就闭嘴不语了，自我安慰起来，蒔田蒔得慢就慢呗，慢了又不要抓得去过刀山穿火海。说这话时，他的心已在滴血。

左撇子的祖上只传下他一根独苗，媳妇面还没见过。春天里，他远远看见那个男丁被抓了壮丁，丢了犁耙撒腿跳上田坎，转个手臂弯就逃遁了。他说，我生死都要守在家里，绝不能被他们抓去白白送死而断送了祖上香火。守与不守由得了他自己做主吗？那就赌一把啰。史书上不是有“壮士断腕”之说吗，他横下一条心，来了个“壮士剁指”。他举起了柴刀，口咬着棍子，狠力剁下自己大半截右食指，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忍着剧痛，用烟丝、纱布包扎了残指。落地的那半截指头，被汪汪直叫的公狗啃碎吞下了肚子。

左撇子躲藏山洞养好了伤才回家。可是，他这种自残手段还是生了“痼疾”，“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”，逃脱不了如前面那个男丁的厄运。他是在那个傍晚蒔完田，走在回家路上撞见黑衣人逮走的。黑衣人说，你使不了枪，可以给长官牵马挑担。

三年后，左撇子捡回了一条命，人却呆头呆脑、耳聋背驼了。老家人凑在一起闲聊，无意间涉及他的“白”事话题，他的反应比谁都灵敏，赶紧解释说：“我是一名逃兵，你们晓得吗？”

二

日子一天天过，村子里有一个叫大肚皮的人，依仗权势独霸一方，占领着老家田土，雇佣了一批长工当牛作马使唤。他收买了黑衣人，借着他这棵“大树下乘凉”的长工，能躲过被抓壮丁这一劫。

一对长工夫妻，在大肚皮家茅厕里生了崽子。大肚皮老婆肚子里也产出了一个，却是没“把子”的妹哩，妹哩脸上长了块巴掌大的胎记，大肚皮不敢声张，要苦也往心里苦去，干脆给了长工妻子喂奶。一个青黄瓜瘦的女长工，一下子要同时喂两张嘴的奶水，哪能吃得消？即使是产仔母猪的乳房，也会被榨得草瘪瘪

啊。她喂了崽子三个月就断奶，妹哩到了三岁还不情愿脱奶。

同龄的崽子和妹哩，在割禾收谷的日子，见得到他们一起相处。

临近收割的稻田，早被飞蛾、蜘蛛、钻心虫、卷叶虫统治着，萎靡不振的稻秆，白串掩盖黄穗，像营养不良的毛头孩，又像裹布的小脚女人，麻雀、大老鼠甚至黄鼠狼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，闯进田里大肆“掠夺”。大肚皮气得再死，一时也拿不出治理天然“灾害”的办法，只好冲长工吼叫“快给我把谷子收回来！”

长工夫妻老实地下田忙活，搥禾扎，舂稻粒，洗谷斗，挑箩担，样样利索。崽子和妹哩也跟他们屁股后面，去田里自由玩耍，田里有什么好玩的？你或许不知道，拨禾茼，打泥战，捉泥鳅，搜老蟹之类的挺有乐趣。往泥窝里一掏，或往洞穴中灌些水，要么泥鳅钻出来滑溜溜地打滚，要么老蟹冒出来张牙舞爪地乱爬。

妹哩发现了禾苗堆里蜷缩着一团像黄鳝的东西，背部一条带花纹的黑白斑，鼓起腮子吐出尖舌头，发出呼呼响声。她觉得新奇，用一扎稻秆逗它，崽子眼尖，惊呼：“眼镜蛇！”掷了一把稻草过去击中了蛇，救了妹哩一命。

崽子头一年就认识了眼镜蛇，他脑盖上起了疖子，身上生了痱子，长工捕了一条眼镜蛇，煨了蛇汤，他喝了几顿后疖子和痱子全消了。崽仔帮长工割蛇肉时，长工跟他说了一些蛇的事情，他记忆犹新。

长工夫妻抱回从昏迷中醒来的妹哩，大肚皮把崽子和妹哩捉的泥鳅、老蟹全部给了他们作为奖赏。长工皱眉，我家哪有油盐来做这样的荤菜啊。别提油盐，长工家一年到头，连吃粥都上餐不接下餐，他按过手印的借谷条，大肚皮家锁着不知有多少了。

某个年月，大肚皮嗅到了一股风声不对劲，预感到大难临头，像热锅里的蚂蚁惊惶失措。果真，没多久，他家的房屋、财产、田土全部充了公。有一天，长工在田边的肥皂树下见到了大肚皮，他的颈脖子套上了一根粗麻大绳，没有了呼吸，大肚皮自尽了。

长工做了大集体社员，分得了田土，过上安乐生活。崽子和妹哩以兄妹相称，妹哩成年后胎记也消除了，长得匀称标致，可因家庭出身问题，婚姻受到挫折，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”。长工夫妻相继过世，妹哩哭成泪人，披麻戴孝，跪地疾呼“爸啊、妈啊……”

三

老家村头大榕树下，吊了一面铜铸的空心大钟，生产队长负责去敲，钟声沉闷、生硬，村人像出窝的鸡群，肩扛或手提农具下地，“春以力耕，夏以锄耘，

秋以收敛，冬以修渠”。

村人根据田土地势不同划分出水田、旱地，沿着高坎田向低洼地，开挖出渠道，垒起堤坝，筑起蓄水塘。立春后村人开始翻耕，趁着雨天耕种，让种子渗入泥土膨胀发芽，杂草腐烂变成肥料。东边种水稻、大豆，西边种花生、芋头，北边种西瓜、茄子、辣椒、黄瓜。各类植物有条不紊地按程序开花结果，盼着村人下地收取，村人遵守田地里的次序满载而归。收获后的庄稼，被装进仓和缸，每家每户的门窗，都会散发出新鲜香味。

村人劳作姿势优美，比如田里锄草，他们队列整齐，左腾右挪，即使发现一根杂草存在都看不顺眼，侧转腰身，点点锄头背，轻轻钩拢来，泥土一粘，杂草就捉迷藏似的全隐身了。又比如挑粪施肥，他们不是那种被压得弯腰曲背的狗熊模样，也不是龇牙咧嘴的脸部表情，而是带着一丝从从容容的笑意。他们的步伐不紧不慢，清闲飘逸，胳膊摆动像摇晃板，满桶水粪却一点也不会溢出来。

某个时节点，村人去到田地里，实际上没多少活干，他们把锄头或铁锹横在地上当凳坐，哪一位男的递出烟，有几个人就几个人分享。他们把烟丝往纸上一卷，成喇叭筒状，舔点口水，划根火柴，深吸几口扯上几句。有什么扯呢，也就是与天气好不好之类不相干的闲话，说些种子、肥料和收成的正经事，偶尔也说女人，同抽烟一样提提神，调调劲。吸完一支烟后，他们抬起眼光，朝四周田里望着，眼神漫不经心，没有目标。他们这么坐着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想坐多久就坐多久。然后他们站起来了，随便走进相邻的地里，兜个不小的圈子，时间花去大半了。他们还是不急不慌地干活，蹲下身子拔拔草，给被风吹松动了根的庄稼培培土。到收工的时候，收拾农具就回家了。

龙角仔是片西瓜田，西瓜成熟时节，村人在空地上临时搭个简陋的草棚，草棚用四根树枝支起架子，上面盖上茅草，四面透风很凉快。草棚用来做什么用？一个人叫大鼻孔的光棍条子看守西瓜，兼顾做些零星活。

白天，他背着喷雾器杀瓜地里的虫子，无论害虫益虫都一个不留地杀死或是赶跑。晚上，他拿着扇子驱赶蚊子，脸对着月亮和星星偷偷冷笑。他在棚里放了个炉灶，捡些树皮、松毛生火，在地里摘几把青菜清炒，甚至连手也不洗，就动筷子吃饭。他备了壶米烧酒，慢悠悠地品酒，斯文地夹菜，喝半碗酒下去，走起路来像扶犁头铲，一副似醉非醉的样子。饭后，他跷起二郎腿，哼几句小调，往长烟斗里拧一把烟丝，烟火如夜火虫那样一闪一灭。间或有孩子跑来戏他，他却并不介意，给小孩讲故事，“暗摸摸，老鼠多，莫咬我，咬哥哥”讲得最多。小孩子听腻了，他却像入了迷一样，成群的鸟儿在地里啄食西瓜，他也懒得顾及。

鸟儿们在田头不远的树枝头停息着，仿佛对大鼻孔的行踪了如指掌，有意跟

他作对，一旦趁他不注意，它们就会悄悄地从一个不易察觉的角度，飞抵西瓜地，飞快地啄食，用一只眼偷窥着他，哪怕他的草帽稍动一下，它们就会立即遁去。

虫子失鸣了，鸟儿飞走了，西瓜地里显得额外冷清，不知大鼻公会不会感到孤独，会不会害怕。

四

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时，我家人均分到了一亩田地，尽管东一块西一块，但每一块东南西北紧邻谁家，都有明显界线，在村里的田亩总册上都标记得一清二楚，哪些地方是庄稼领地，哪些地方是草木家园，也一目了然地区分。村人上缴农业税和统筹提留款，就是依照田亩数来计算的，一点假都造不了。

我家分得的田亩数最大的一丘有二亩在大丘地段，它后连堂叔的一块田，两家共一条田坎，左边靠一口池塘，一条小路穿过，右边一条圳沟环绕着，是块旱涝保收的良田，父母亲年年轮流着种水稻、甘蔗、西瓜、花生，没有一样不丰产。家里全靠它的收成填补贫乏的窟窿。

禾场限口那块高坎田，踏下脚就是一口做灌溉用的大水塘，而它近水楼台得不了月，有点“看着干鱼吃净饭”的缺陷。下游的大丘、坳丘那一大片田土，就是靠这口塘蓄的水灌溉。最早，后祖母打理种了蔬菜，各季蔬菜吃不完，挑到圩上去卖。后祖父过世后埋在那里，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堆了坟墓。后祖母后于后祖父二十四年过世，埋在叫石河背的地里，我至今也想不通他们为何不在一起合葬。

父亲在禾场限口种了一片橘柑树，但四周都是高高低低的树木，遮挡了阳光，橘柑树嫩水，光疯长叶片，挂不上几个果子，没几年父亲砍掉了橘柑树，全部换种了杉树。它的上方是块公共禾场，父亲在禾场边上建了个小屋子，方便存放收割回来的湿水谷和堆放杂物。

猪牯湾也类似于禾场限口“高处不胜寒”，包产到户头几年，来自上迳水库的水源，沿途渠道一路畅通，可统管到方圆二十多公里的农田。渠道水的一条支流流经猪牯湾，但这地方土质差，蒔了几年禾产量都不高。有些人私自乱开矿的那几年，矿山流下的淤泥造成水土严重流失，堵塞了渠道，切断了水源，这段转一大片田土，天旱时裂成了爆米花。父亲在田里种上了耐旱作物，大量施用农家肥，改良土壤结构。搞果业开发那阵子，父亲在这块田土里挖了池子蓄雨水，种上了一株株脐橙树，围起篱笆成了果园。父亲在果园一角隆了一座“风水地”，它的前面正对着远方的笔架山，后面是一大片青山松林茂密。果园的进口处，是

一条水泥路，可开进大车，通往里面好多个屋场。

宽阔、平整的圳坎上，离老家较远，靠近另一个屋场。邻村一户人家，找到父亲商量，将这块田土转让给他盖房子。农村有句俗话：“卖田卖土等于卖掉老祖”，父亲一口回绝了他，把它改做了鱼塘，放养了草鱼、鲤鱼等家鱼。而分给我家的喇叭丘田亩数，是东切一块西割一块边角料散田拼凑的，父亲为了方便一位至亲连片耕作，名义上说租给他，实际上不收他一分钱租金。

兰塘尾同夏首一样，是后祖父开垦的自留地，它与村里小学搞勤工俭学时开发的田地隔一条田埂。后祖父过世后，空了几年没种庄稼，被学校捡了起来种植。后来，父亲在村里的田亩册上，看到这亩地备注了使用权人是后祖父，与学校争议了一番，经村委会出面得到合理解决。

父亲额头上的皱纹就像田土，浓缩进许多快乐以及忧虑。父亲交公购粮的情景对我印象很深，他收拢晒场上的稻谷，随意抽一把，牙齿一碰，听见“嗒”的一声，谷子彻底晒干了。他把谷子装进麻袋，不是挑回家里的粮仓，而是推着独轮手车送往粮管所。父亲揣着公购粮票交给村委会，公粮票给村里记账，作为交税凭证，购粮票留在村里统一结账。夏粮入库扫尾清理时，父亲领到的是一叠购粮款抵了村里统筹提留款的收据，此外就是剩余的纯利了。

村子里难免有几户“顽固分子”不交统筹提留款，村里干部走了几趟，得到的回应是“我们老表有事找你们处理，打鸟不见你们的面”。并三下五去二地罗列了一大摊棘手事出来。村干部睁大了眼睛：“道理讲不清，讲清了发神经。”就来蛮的动粗的，一齐冲上楼去，见谷子挑谷子，见豆子搬豆子，见花生油倒花生油……这架势像突击搞计划生育。

村子里有几户五保户、残疾人特困户，乡村干部握了刀柄，瞧都不瞧他们家一眼。因为年终上面分配的救济款从他们手上过，他们大笔一挥，假账一做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临近春节，他们去这些人家里圆个场：“你们种了公家的田，交不起税，我们理解，有关部门发不出款来救济你们，你们也要体谅。”

上面派了工作组驻村，整顿基层工作作风，查处贪腐人员，干群关系日渐好转。

我离开老家二十多年，户口性质发生了改变，但年少时分得的一份责任田依然保留着。其他外出打工、搬了家的后生们，也同样保留着原先的那份责任田。父亲领到了第一笔农田补助款时，对我说：“你的那份没少。”

村颜已改，真实未变。

蜀 葵

贾哲慧

1983年初秋，我走出西贝山村，去三十里以外的小镇复读小学五年级，父亲领着我登上姑射山顶时，指着远处隐隐约约的一带白墙说，你明年必须考到那里。那时节，小镇到处盛开着一一种孤挺挺的花。

小镇有座古戏台，每年秋后总会唱大戏，爷爷就会受到镇子里外甥女的邀请，在我更小的时候，跟着爷爷去那里看过戏。小镇其实不算大，也就千把来口人，但对只有数十口人的西贝山村算是小城了。

我复读的七制校，与一带白墙的重点中学是隔壁。经过入校考试，稀里糊涂地入了班。七制校是村办的，不管食宿，我于是只有住到爷爷的外甥女——我的表姑家，表姑家刚好有个小我两三岁的表弟，也在七制校上学，我们成了学伴儿。

走在小镇上，我有点眩晕的感觉，有时甚至会迷失自己和方向。山外人笑话山里人是“山猫儿”，意思是没见过世面，也难怪，整日整年扎在深山老林，头上就那么点天空，除了鸟影鹰姿，很少有新鲜事物闯进视野；小镇则不同，小镇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，整天见到不同的人，遇到不同的事，别有趣味。

在平川孩子的眼里，我就是一只“山猫儿”，并且这只“山猫儿”还有点奇怪，大热天也罩顶帽子。小学三年级那年，我患了眩晕症，医生诊断缺了脑子，须补才行，于是便喝一种味道难闻的补脑汁，或许是剂量过了，眩晕治好后便落下了脱发的毛病。说是“鬼剃头”，用了各种办法均不奏效，只好戴起了帽子。

学校在村子的南头，穿过小街，上一个缓坡就到了。村子的北头是古戏台，戏台的院子里种着一株株孤挺挺的花，花像手掌一样盛开，红、紫、粉、白，花蕊金黄，花瓣绢的质感。放学后，一个人悄悄去那里嗅花，花香淡雅如丝，身后的戏台似乎鼓乐齐鸣，唱腔如泼。

世间许多先入为主的事情让人心生诗意，关于小镇的回忆总与这种花相系。